



革命故事

放鸭组长

孝感地区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放 鸭 组 长

孝感地区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四篇都是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革命故事。《放鸭组长》，写一个下乡知识青年不怕困难，勇于实践，为革命放好鸭。《永红出世》，写一个女青年赤脚医生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，以及对破坏合作医疗制度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。《第一仗》，写春耕农忙中坚持政治挂帅，抵制“工分挂帅”的一场斗争。《新风姑娘》，写一个女青年在婚姻问题上怎样和旧的传统观念斗争。

放 鸭 组 长

孝感地区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8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6·700 定价：0.11元

目 录

放鸭组长.....	云梦县先锋大队创作组(1)
永红出世.....	岳腊梅(18)
第一仗.....	普丽华(28)
新风姑娘.....	王学典(42)

放 鸭 组 长

云梦县先锋大队创作组

梧桐岭下有个莲花湖，莲花湖边有个莲湖大队。这莲湖大队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，粮棉油连年超《纲要》，集体家业越办越兴旺。

莲花湖方圆二三十里，是放鸭的好地方。去年春上，莲湖大队党支部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全面发展的指示，根据广大贫下中农的建议，决定放养一棚鸭子，一来能给国家贡献鲜蛋，二来能为集体积累资金。消息传开，社员群众哪个不喜？都热热闹闹地议论着放鸭组的人选问题。

这时候，有一个人更是欢喜得特别，逢人就讲：“放鸭这个买卖呀，弄得好，真是一本万利……不过呢，顶要紧的是得有个俏皮的大师傅。要不，发一场病，说不定鸭子会死得一干二净。”说这话的人就是住在西湾的孟家发。细心人一听就明白，他是想自己当放鸭组的技术负责人——大师傅。

这孟家发出身上中农，从十岁起就在自家的鸭棚里学放鸭，直到一九五五年合作化时才改行种田。他的放鸭技术，在莲花湖一带还颇有点名气。据说，他有一个祖传秘方，治本地区最厉害的鸭病“湿瘟症”十拿九稳。可是，这次人们对他却是水缸对火炉——你热我不热，好象根本不晓得队里有他这个放鸭的俏皮角色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原来，孟家发这人，正如他的名字，连做梦也想着发家致富，对钱财是只想进，不肯出。要把集体财产交给这样的人，大家当然不放心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大队党支部跟群众协商说，孟家发的资本主义思想应该教育，他的一技之长可以利用。社员们才说，让孟家发当大师傅可得，但一定要派个有经验，有魄力，捏得住孟家发的硬角儿当放鸭组长。

组长究竟选哪个呢？为这事大队还专门开了个会。会上，大家提了好几个人，但都抽调不开。一直没有做声的陈书记，见大家举棋不定，才笑了笑说：“大家想不出来？我来提个人吧！”听老陈要提名，大家都静下来了。正在这时，从门外噔噔噔地走进一个青年。只见他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浑身上下结实有力，一双眼睛沉着坚定。这青年往会场当中一站，说：“陈

书记，把那个鸭棚搁到我肩上试试！”人们顿时惊喜地说：“你看你看，怎么把我们的宋林搞忘记了！”陈书记也笑着对大家说：“我要提名的就是他。”大家一迭声说：“行罗！行罗！”

宋林揭榜当放鸭组长的事，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大队。熟悉他的人都说：“宋林拜将出马，没有话说。”不熟悉他的人有点担心：“年纪轻轻的，捏得住刁钻溜滑的孟家发？”

这个小组长能不能驾驭那个大师傅呢？不妨先简单介绍一下：宋林原来是省城的一个高中的学生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他带头冲杀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后来被选为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。毕业后，他积极响应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的伟大号召，到他父亲解放前打过游击的莲湖大队落了户。

早在两年前，宋林就和孟家发打过交道。那时，宋林刚到莲花湖，孟家发就说：“城里的学生伢到乡里来，裁割挑扯都不会，只有吃干饭。”当时，孟家发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批评。后来，宋林刻苦锻炼，很快就学会了不少主要农活。有一次割麦子，宋林竟然把孟家发甩在后面好远。在事实面前，孟家发不得不认了输。派上这么一个有心劲的小组长去领导孟家发那个

大师傅，照说问题不大。但到底如何，当然还要看事情的发展。

就这样，莲湖大队的放鸭组宣告成立。组长宋林。大师傅孟家发。同时定了两个放鸭员：东湾的大毛，西湾的小华。当天晚上，陈书记特意给小宋送去一根竹节密、杆子直，经过细心刮制的青竹放鸭竿。于是，一老一少就在灯光下谈了起来。

老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宋林，放鸭要看鸭子肥不肥，更要看道路对不对，这鸭竿的方向可要把准。对于孟家发，要注意团结，加强教育改造，引导他走社会主义道路。对于他的技术，可以利用，但不能依赖，要闯自己的路。”最后，老陈又送给小宋一本《实践论》和一本《家禽常见病防治手册》。小宋接过书，紧紧握住老陈的手，心里暗暗地说：“老陈，您放心吧！”

放鸭子常年在野外，需要一套生活用具。第二天，宋林安排大毛、小华到抱房去联系买鸭娃的事，就留下孟家发和自己一起清理东西。孟家发问：“这些玩意，公家不买，哪里去清？”宋林说：“能代用的就尽量代用嘛。比如说炊具，把我的带上就行了。”说完，埋头收拾他的学习材料、笔记本之类的东西。孟家发又问：“碗筷呢？”宋林一边往包里装东西，一边说：“碗筷就各人自备吧。”孟家发一听，咕咕噜噜说：“公家放鸭

子，还要私人出东西，盘失了怎么办？这岂不是公私不分了？”小宋这才抬起头来，他瞅着孟家发说：“公私不分？你把平时大家批评你的话倒用上了？孟师傅，要多为集体着想。你把碗筷带上，盘失了我赔！”

孟家发口不做声，心里却在盘算：“遇上这么个组长，今后要搞点什么，可得多动脑筋。”宋林当然也在想问题：“孟家发只进不出，果真是名不虚传。不过，以后他想搞集体的半粒秕谷，我也不会答应。”

谷雨节刚过，一千只清水鸭娃从抱房运到了鸭棚，下了莲花湖。你看罗，这些小家伙真象一团团金黄色的绒球，浮在清清的水上，撮草苗哇，抢小鱼呀，叽叽喳喳，快快活活。大毛高兴得围着鸭娃们跑来跑去，小华高兴得缠着大师傅问这问那。突然，大毛、小华惊叫起来：“哎呀！那三只鸭娃么样趴在水边不动啊？”孟家发朝鸭娃望了一眼，顺手在湖岸上扯了几样野草，洗干净后放在嘴里慢慢嚼了一阵，喂给那三只鸭娃吃了。不一会，那三个小家伙又快快活活地戏起水来。小华禁不住赞叹说：“孟师傅真有板眼！”

小宋的高兴心情更不必说了。白天，他除了给鸭娃喂饲料，赶鸭娃放食外，就喊上大毛他们坐在鸭群边学习。他们先学《实践论》，然后学《家禽常见病防治手册》。学完了就结合实践谈体会。小宋还要摊开一

个红皮笔记本写上几页。晚上，小宋经常邀着大毛或小华到兄弟鸭棚去串门。半夜回来，他也摊开那个笔记本写上一气。到底写些什么？大毛忍不住拿来翻了一遍，哦，第一页写着四句诗：五业齐发展，岂怕放鸭难？实践出真知，老师千千万。后面记了不少放鸭技术，有的是孟家发讲的，有的是兄弟鸭棚教的。

起先，孟家发一心想亮自己的本事，别人不问，他也滔滔不绝地大讲放鸭经。有一天，又有几只小鸭趴在水边不能动。小华正要喊孟家发，只见宋林也不慌不忙扯了几样野草，洗净嚼烂，喂给小鸭吃了。不一会，那几个鸭娃就活蹦乱跳了。看着这些，大毛、小华是喜，孟家发是惊。从此，他守口如瓶，再也不敢谈放鸭经了。

这天中午，鸭子都在荷叶下蹲水。宋林插了放鸭竿，走进鸭棚。孟家发正坐在棚里吸香烟。“老孟！”“小宋！”两个人几乎同时喊着对方。

都有话说，那个先讲呢？一向是听完了别人的意见再发言的宋林，当然要孟家发先讲。可是一向爱抢先说话的孟家发，这次却偏要宋林先说。推让了一阵，还是小宋先开口：“老孟，听说鸭娃吃蛆能长得又快又肥，我准备每天抽个人去捞蛆。大毛、小华都同意，你……”没等小宋把话说完，孟家发猛拍大腿抢着说：“哎

呀，我也正想跟你扯扯放鸭的事咧。你那说的还只是一个办法，如果用个大办法，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小办法就更多了。”孟家发说到这里，闭了嘴巴，只是望着小宋吸他的烟。宋林听到孟家发的一席话，估计他会出个么歪点子，于是不动声色，且等下文。坐在旁边的小华等不得了，催促着：“孟师傅，什么大办法？你快说呀！”大毛又顶上一句：“不说先就莫张嘴，摆的个么架子！”孟家发无法，干咳了一声，接着说：“要是放鸭组跟大队订个合同，规定每年交多少蛋款，我们少赔多赚，不是既保障了集体收入，又调动了积极性吗？”宋林见他歪点子抖出来了，便严肃地说：“老孟！我们这是集体副业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。包蛋到组，跟刘少奇的包产到户是一路货色，这些东西，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已彻底批判过了。你想把它翻出来？不行！”大毛早已不耐烦，嚷道：“尽出歪主意！”

孟家发早就打过算盘：自己有一手放鸭技术，三个年青人能吃苦耐劳，如果蛋款包了，每年稳捞一大笔外快。那晓得这些年青人上纲上线，倒顶得他不好下台，只好说：“捞蛆那活，又脏又累，不定个规矩，那个愿搞？”宋林听到这里，忍不住笑了：“嘿嘿，这你不用担心！”

从这天起，宋林就和大毛、小华开始捞蛆喂鸭。鸭

子天天不断荤，看着一天一个样。孟家发真不明白，宋林哪来这股憋劲？但他又想：放鸭子，光能吃苦就行？你现在不准包蛋，以后再看我的！

转眼间到了三伏季节，鸭子最难照护。这天早上，孟家发一起来就卷行李，向小宋请假，说是把被子送回家洗洗，第二天就来。谁知孟家发一洗就是四五天，不见他的影子。这时，天气干热，鸭棚正忙，宋林没有闲工夫去找他。第五天，下了一场大雨，天气凉了许多，鸭棚的事轻了不少。宋林跟大毛、小华商量，决定明天去找孟家发。小华当然举手赞成，说：“这种时候，爱发鸭病，孟师傅不来，是不行哪！”大毛一听就有气：“世上没有他孟家发就不能放鸭子了？只管莫去求他！”小宋拍拍大毛的肩膀说：“伙计，谁说是去求他？想想看，孟家发也是个公社社员，他的思想教育不过来，放不好鸭子，未必就种得好田？再说，象他这种人，如果撒手不管，他在家说不定还会搞出个新名堂。”大毛这才服了气：“这倒是个话。”

正在这时，通讯员小胡送来了一封信。小宋打开一看，原来，陈书记在县里开会，听说孟家发正要挟大队包蛋，特地写了这封信，指示小宋把住方向，斗争到底。几个人看完信，更是充满了信心。

第二天上午，孟家发坐在大门口低着头剪脚趾

甲。表面上看，象蛮悠闲，其实心里却很着急——他担心宋林不来找他哩！猛抬头他发现宋林正朝这边走来，冷了的心肠又涌起一股热血，禁不住暗暗欢叫：“哈哈，还是少不得我哇！”于是一溜烟跑进屋里，倒在床上，拉上被子，对老婆喊道：“老婆子，宋林来了，你就说我病了！”

宋林走进屋，孟家发正在床上假哼哼。宋林看着孟家发这副样子，禁不住暗暗说：“孟家发呀孟家发，你刚才的样子，我在远处早看到了……好吧，我就来领教领教你的新名堂！”于是宋林单刀直入：“老孟，刚才还看见你坐在大门口，怎么一下子就病啦？”孟家发一听，哎呀！刚才他看见我了。心一急，口笨腮也拙了：“嗯……嗯……你看错了吧？”话一出口，孟家发又想，怎么说都难诬骗他，倒不如变守为攻，于是坐起来说：“前天，我女婿来说，他们天鹅湖也要放鸭子，准备包蛋，请我去当大师傅。大队这个差事，只好麻烦你另请高明罗。”宋林心想，这才是他的真病，便答道：“要到天鹅湖去放鸭子？行！反正天鹅湖的鸭子也是人民公社的。我们应当支援。不过，你要是为了包蛋到那里去，此路还是不通哩！”孟家发眯起眼睛说：“小宋，我说直了你怕不喜欢，要晓得，那是天鹅湖，不是莲花湖！”宋林针锋相对：“老孟，我说直了你可能

不服，要明白，不管是天鹅湖，还是地鹅湖，都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哩。你若想搞歪门邪道，哪里的贫下中农都不会答应。”孟家发满脸紫胀，答不上话来。宋林乘胜追击：“打开窗子说亮话吧！你有手艺，大家晓得。但是，手艺只有为社会主义服务才有用；如果你要凭这玩艺去走资本主义道路，永远莫想走通！再说，你这些天不在鸭棚，鸭子不是喂得很好吗！到底朝哪里走，你仔细考虑吧！”

这时，孟家发的老婆突然跑来，冲着丈夫就吵：“你为啥事这样不知价？手拿的不吃，要吃脚夹的！大队相信你，才请你当大师傅，你还不知足，要上什么天鹅湖！莫说只是个天鹅湖，就是凤凰湖也不该去呀！还不给我回鸭棚去！”孟家发好象蛮怕老婆，连声说道：“好、好、好，我下午去，该行吧？”

宋林一看势头，明白他夫妻两个是打内行架，又好气，又好笑，转身便走了。

宋林走后，孟家发的老婆这才埋怨说：“叫你莫扯那个谎，你偏不听，险些把大师傅这个肥缺搞掉了。”孟家发哪里服气，说：“现在鸭子没病，他离得开我。以后鸭子病了，料他不敢这硬。”

当天下午，孟家发提着那卷行李，回了鸭棚。当然，宋林和孟家发还是断不了大小磨擦。就这样，一

晃到了今年。

今年开春后，鸭娃长成了大鸭子，快开蛋了。就在这时，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：湖西大队的鸭棚出现了“湿瘟症”。听说这事，三个年青人不免有些焦急。孟家发呢，倒显得比平时还快活些。他大概认为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吧！

这天吃午饭时，小华沉不住气了，问：“孟师傅，湖西的鸭棚出现了‘湿瘟症’你晓得吗？”孟家发说：“我又不是聋子。”“么样办呢？”“反正没有传到我们鸭棚来，谁管得那么远！”“要是传来了呢？”孟家发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黄皮本本，“啪啪”拍了两下，说：“有秘方哩！”小华又说：“把它送到湖西去吧！”孟家发连忙将那黄皮本子统进了衣袋：“有那样便宜？这是我祖上只传儿子不传姑娘的宝贝呢！”大毛见不得孟家发这个相头，说：“再好的东西，不为集体，有个屁用！”

小宋心想：《家禽常见病防治手册》上虽然没有谈到湿瘟症的特效治法，但秘方也是劳动人民通过长期实践配出来的，只不过是落到孟家发手里罢了。我们就不能参考书上提到的原理，对一些普通药方进行分析比较，去伪存真，取长补短，综合配制吗？这场斗争，不只是为了治鸭病，更重要的是保卫鸭棚的社会主义方向啊，我们要闯！想到这里，他站起来说：“老

孟，你把秘方吹得神乎其神，它总是人配出来的吧！你凭着它就能阻挡大家前进？办不到！今天，我就要破破秘方这个法！”接着，他拿起陈书记送的鸭竿，对着大毛、小华一挥：“走，到湖西去！”大毛、小华狠狠瞪了孟家发一眼，跟着宋林朝湖西去了。

傍晚，三个年青人从湖西带回几种药方，分析、比较，进行综合配制，再拿去试验。他们就这样白天放鸭，晚上配药，天天如此。周围的鸭棚听说莲花湖有三个年青人为集体试配药方，纷纷献方送药。试了半个多月后，药效大有提高，但还不够理想。鸭瘟还在蔓延，小华是越看越急，大毛是越想越气，孟家发摸了摸衣袋里的秘方本，是越摸越喜。宋林呢？他是既不急也不气，每天除了放鸭，还是读《实践论》，研究药方。每次配方后，他还要把药弄一点到嘴里尝尝——听说，药越麻嘴，效果越好。

到小满时节，莲花湖大队的鸭子开蛋了。看着一筐筐白晃晃、圆溜溜的大鸭蛋，鸭棚里的话声、歌声又多了起来。可是，开蛋后的第二天傍晚，鸭群刚进圈，宋林突然发现，有只鸭子趴在地上不动也不叫了。他赶紧抱来仔细检查，哎呀，不好！是湿瘟症。宋林连忙叫大毛、小华隔离病鸭，准备配药治病。

当他们三人走进鸭棚时，只见孟家发把饭锅敲得

当当直响：“哎，宋组长，开蛋几天了，今天吃点油煎鸭蛋庆祝庆祝吧！”宋林按住火气：“孟师傅，对集体经济，我们只有添砖瓦的责任，没有挖墙脚的权利！”孟家发哪管这些，满有理由地答道：“俗话说，‘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’。放鸭吃蛋，自古以来，合情合理。”宋林无形中提高了嗓子：“照贫下中农的情理，只有靠山护山，靠水蓄水，社会主义才山青水秀。照你那个情理，就会山穷水尽。集体的蛋，一个也不能动！”孟家发理屈词穷，一急之下，脱口而出：“没有一点想头，谁还愿搞！”宋林一针见血：“老孟，你以为大队的鸭子发了病，就到了下卡子的时候啵？”孟家发一听鸭子病了，象蔫了的皮球又打了气，跳起来叫嚷：“哼！你们把鸭子弄病了，没有办法，就找我出气？我这个大师傅还有个么当头！这个秘方还有个么用处！”说着，从挎包里拿出一个黑皮本子，丢进了灶膛：“秘方，我烧了！大师傅，你们去当！”小华急忙抢出那个本子，拍打角上的火苗，递到宋林面前，声音发颤地说：“宋林哥，鸭子刚开蛋，为了大队的鸭子，先忍一忍，有话以后再说吧！”孟家发烧本本的把戏，没有逃过宋林的眼睛，宋林接过那个本子，看也不看一眼，说：“小华，今天，我们的祖国正在飞速前进。可是，社会上就有那么一些人，总是变着法把社会往后拉。政治手腕不行，就在